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国画卷

静行·致远

| 李国华小传 |

LI GUOHUA XIAO ZHUAN

周善怡 著

静行·致远

| 李国华小传 |

LI GUOHUA XIAO ZHUAN

周善怡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静行·致远：李国华小传 / 周善怡著. —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5.8

(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 国画卷)

ISBN 978-7-5362-5499-2

I. ①静… II. ①周… III. ①李国华(1923～2014)—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476号

责任编辑：李颖 王效云 杨靖 周章胜

责任技编：罗文轩 谢芸

装帧设计：杨易欣

静行·致远：李国华小传

JINGXING ZHIYUAN LI GUOHUA XIAOZHUAN

出版、总发行：岭南美术出版社（网址：www.lnysw.net）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51004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8.25

ISBN 978-7-5362-5499-2

定 价：38.00元

编委会

主任	顾作义			
副主任	程 扬	吴伟鹏		
主 编	李劲堃			
副主编	许永波	李健军	熊育群	李清泉
编 委	刘金华	王 永	李若晴	陈 迹
	王 艾	戴 和	谢海宁	李 颖

序

回顾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史，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与“新国画”运动密不可分。发端于广东的岭南画派在这场“新国画”运动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以革命性、创新性的新思路，折衷中外、融汇古今，注重现实关怀、题材开拓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开启中国现代绘画的新风气，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

继“二高一陈”后，以关山月、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更是把岭南画派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卓有成效地拓展了现代美术教育体系，使岭南地区迅速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基地之一，培养了许多影响21世纪中国美术进程的画家。他们继承和延续岭南画派的艺术精神，践行着创新和发展的道路，使广东成为中国美术教育与创作的重镇。

在对中国美术发展史的研究中，岭南画派一直是被关注的，但系统完整的广东现当代画家传记著述却较少见到。梳理这些画家的人生经历，再现他们的探索过程，总结他们的创作思想，对于推动广东美术创新发展，增强广东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我们编辑出版《广东现当代画家小传》丛书。

丛书根据艺术成就及社会影响力甄选了20多位现当代画家作为传主，以文学性的叙事方式讲述艺术家活动及经典作品背后的故事，使读者重回那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岁月。丛书遵循从史到论，论从史出，通过文学家的艺术剪裁，注重围绕史料开展研究，力求科学严谨地再现各位传主的生平经历、创作历程、学术贡献和历史影响。丛书资料翔实、图文并茂，大量由家属提供和从档案中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更为珍贵。

对岭南近现代画家的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是广东地域美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丛书的出版将极大地丰富画家档案及文献资料，为广东画家的相关研究奠定基础，更好地促进广东美术繁荣发展。

| 李国华小传 | 目录

- 001 一 / 墨海留迹——公共空间大型创作
- 024 二 / 敏于行·读景炼真——写生创作
- 085 三 / 寄书碑林·耄耋书优于童——书法
- 096 四 / 国华论艺
- 097 五 / 因缘·画缘
- 114 附 / 艺术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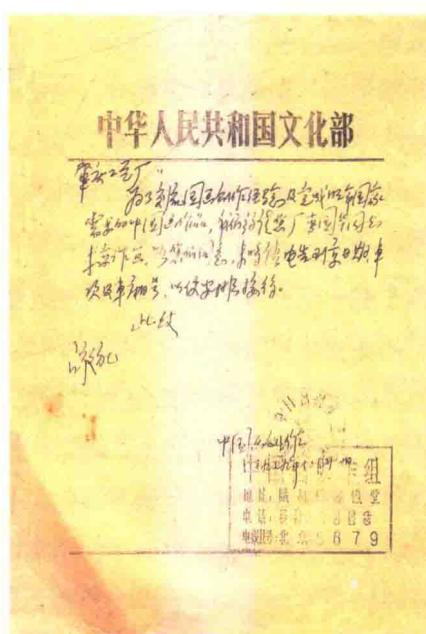
一/ 墨海留迹

——公共空间大型创作

一种记忆，承载着一段历史。一种经历，发生过一段故事。这是一件件沉寂在岁月深处静谧无声的往事。年逾九十高龄的李国华，行事低调，不善宣扬。岁月蹒跚，我们穿越时空，追寻这位跨越将近一个世纪的老画家所经历的艺术人生，披露李国华不为人知的从艺历程。

从一封保留至今发黄的邀请函，牵出了一段老人引以为豪的经历与尘封已久的记忆。1979年12月21日，国家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发公函邀请李国华赴北京颐和园藻鉴堂作画。

“文革”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画家感恩于百废待兴的环境下重新获得的创作机遇。据李国华忆述，当时中国画创作组的邀请函，是经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转交给他的。其时，他早已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协会会员，在肇庆工艺厂国画组工作。李国华至今保留着当时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的发函复印件，函曰：“肇庆工艺厂：为了交流国画创作经验及完成明年国家需要的中国画作品，我们约请您厂李国华同志来京作画。如您们同意，来时请电告到京日期、车次及车厢号，以便安排接待。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廿一日。”邀请函的右下方还印有中国画创作组的印鉴，地址为颐和园藻鉴堂，上面附有电话和电报挂号。正是这页珍贵的文献资料，开启了李国华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一幕。



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邀请李国华赴北京颐和园藻鉴堂作画的公函

在作者的采访中，遥想当年，李国华回忆起1979年年底赴京的情景：“当时我是坐飞机去北京的，抵京已经是深夜，北京下着雪。我还很记得出闸时，前来接机的北京藻鉴堂负责接待的同志不断热情地招手：‘是广东来的吗？’因为我是这批受邀画家中唯一一个广东画家，所以他很快就和我对上了。报到后，为我安排好住宿。”

藻鉴堂地处颐和园昆明湖西南角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出入，当时几乎没有游人走到。那里原是北京市的一个内部招待所，就一座两层小楼，依山傍水，绿树掩映，当时正空着，创作组全包租下来，除了招待所的几位工作人员，就再也没有外人，幽雅、安静、安全。^[1]藻鉴堂是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建筑，与治镜阁、南湖岛鼎足而立，这三座岛是颐和园前湖水风景的点睛之笔。古时选拔人才称为“藻鉴”，“藻”即文采，“鉴”是品评、鉴别，“藻鉴”意即文采鉴人。这里曾是殿试后的阅卷处，乾隆皇帝以“藻鉴堂”命名，寓意人才难得。李国华回忆道：“藻鉴堂守卫得很严密，我记得里面有很多层窗帘与外界相隔，似乎有一道屏障。我就住在藻鉴堂里，创作组给每位画家安排一间独立的房间，室内布置相当宽敞舒适，有画案、床、卫生间等，设施完备，每个人都能在安静独立的空间里自由创作，这种环境在当时是很优越的。”当年藻鉴堂虽然地处郊外，但是条件不比友谊宾馆差，画家们的生活待遇非常好，住的是宾馆式的标准间，伙食在那个年代更是显得很特殊。中国国家画院办公室主任吴一娜说：“跟他们吃饭，我就觉得这太高级了，四菜一汤，我记得当时还吃那个东坡肉，小馒头那么小，花卷也那么小，：雪白雪白的。”^[2]李国华回忆道：“那个时候我们在餐

[1] 赵力忠：《遥想当年——从中国画创作组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

[2] 引自《水墨年轮》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国国家画院联合摄制。

颐和园藻鉴堂 [引自《水墨年轮》纪录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国国家画院联合摄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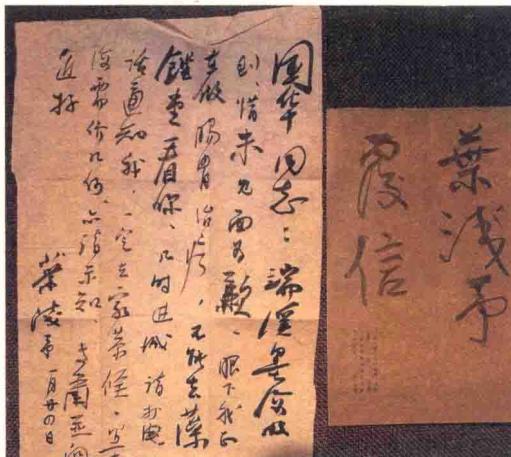
厅里吃饭,一桌桌的,接待的伙食很好,还有小点心。那时的生活比较困难,有些菜式在外面还很少能吃到。”冬天的藻鉴堂全是冰和枯萎的荷叶,别有一番景象。李国华说:“我有一张照片是站在昆明湖旁边拍的,当时昆明湖的湖面已经结了冰。”

藻鉴堂是当时公认的最核心的中国画创作基地,汇聚了顶级的阵容,为日后中国画研究院的成立积淀了深厚的文脉与根基。“中国画创作组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拟定了暂行条例,主要是完成三大任务:第一,提供国家收藏保存的作品。第二,完成国家重点创作任务。第三,为外贸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增加外汇收入,团结全国的知名画家。”^[1]按照计划,一般受邀来京的老画家,创作时间为一个月。每批约20人,期满后回原单位,再邀请第二批。在京创作期间的生活费、往返路费和稿费,均由创作组包干。这项临时性举措体现了政府对老画家的尊重和关怀,也是给画家的一种荣誉。^[2]曾经,无数的大家在此相遇,有幸受邀在藻鉴堂创作的这段时光,成为李国华生命中难忘的经历。

在藻鉴堂的日子,李国华在创作组内潜心作画:“我创作的主题是肇庆星湖风光。”他选择以自己擅长的山水画题材入画,全神贯注,倾力创作,完成了一批大尺幅的星湖山水画作品。他的表现手法随着景物而变化,星湖烟雨、溪流飞瀑、泉溪淙淙、林壑幽深,七星岩特有的陡峭的石灰岩结构,李国华以多种笔墨技法表现得浑然一体,既有传统的笔墨,也具有丰富的色彩。画面烘托出湖光山影交相辉映、娇娆多姿,使作品显得新颖而更富于生命力。其中,《溪云初起》被选入1979年“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国画展”展出。“为国家画画,这个做贡献是应该的。”李国华淡淡地谈道。那个时代的精神力量如今仍在老先生们的身上释放,

[1] 郭怡荪:《回忆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

[2] 覃绍殷:《难忘的颐和园藻鉴堂——30年前一次创作活动回忆》,载《广西文史》,2009年第3期。



1979年年底至1980年年初，李国华在京期间，叶浅予给他的复信

受到国家的召唤，不讲任何条件，以最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其中，这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更代表了曾经历经磨难的老一代艺术家的无私境界。

这次难得的聚合，名家汇集。在笔者的采访交流中，李国华首次详谈当年他在藻鉴堂与著名画家叶浅予、启功、张仃、黄永玉、刘文西等人的交往逸事。回忆起与叶浅予的交往，翻开珍贵的历史资料，李国华至今还保留着一封叶老先生给他的亲笔信：“国华同志：端溪墨海收到，惜未见面为歉，眼下我正在做肠胃治疗，不能去藻鉴堂看你，几时进城请打电话通知我，一定在家恭候，墨海需价几何，亦请示知。专此并问近好。”原来，叶浅予得知李国华将赴京，于是托他帮忙带一端溪墨砚，准备有空便到藻鉴堂相聚。然而李国华在京期间，叶浅予刚好做肠胃治疗，因此复信未能到藻鉴堂来看他，请他何时进城先电话通知，叶浅予在家恭候。李国华谈道：“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离京前，专门找了个休息时间，亲自进城到叶浅予家探望他，并带去墨砚。”据李国华忆述，那时他们在藻鉴堂很少独自外出，创作组不时会派车送画家们进城活动和购买用品。

住在颐和园藻鉴堂的日子，李国华除了独立创作，还登门拜访了同在创作组里作画的张仃等大家，到他们的房间去看他们画画，边画边聊，听他们讲述对中国画的独到见解。中国画创作组还经常组织组里的画家们笔会，与启功、黄永玉等大家面对面地深入交流，热切探讨，与代表了当时中国画最高水平的一批大家们朝夕相处，在今天看来，这种经历仍然让人十分激动。李国华回忆道：“那时黄永玉画的那张大尺幅的白描水仙，就钉在他房间的画板上，他的线条真过关。他边听音乐边画画，房间里摆放着一台小音响，十分别致。”在京期间，李国华获得了启功和刘文西赠送的字画。启功学识渊博，宽厚善言。他为李国华写了一幅书法：“密叶怅青盖，枯藤缀紫霞。梦中温日观，仍若破袈裟。题画旧作一首并呈国华同志正之。一九七九年 启功。”刘文西是我国著名人物画家，李国华

1979年年底至1980年初，李国华在京期间，启功、刘文西赠送的书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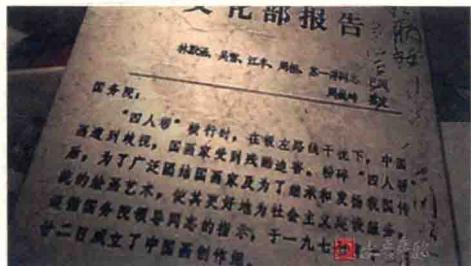
回忆道：“那时在藻鉴堂，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画画，刘文西在他夫人的陪同下过来我房间观摩，他们边看我作画，边跟我谈创作的事情，大家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们经常过来拜访聊天，印象最深的是在我离京前，那天天气非常寒冷，外面都结了冰，刘文西和他的夫人又专门过来，送给我一幅画好的少女人物画，以作留念。”画中刘文西笔下的少女形神毕现，惟妙惟肖，落款：“国华同志正之。一九八〇年二月 文西于北京。”这一段段留存在脑海中不断回放的片段，早已定格成为那个时代，老先生们之间那份特殊情谊的历史见证。它依稀已湮没于岁月深处，以往李国华也未曾提及，更不为外界所知。

当时国家领导人常来藻鉴堂看望画家们，创作组也经常组织画家笔会。据李国华忆述，他在京期间，1980年新春前夕，中国画创作组举行画家雅集，那次大家云集，盛况空前。李国华说：“当时地点好像是在国务院，刘海粟画了一棵松树，我有幸在旁边画松果及其他。创作组里有一部分画家有幸参与了这次笔会，现场挥毫。”与刘海粟一起作画的场景至今如在眼前。

北京颐和园的藻鉴堂，它承载着一件30年前的往事。当时位于藻鉴堂的中国画创作组是如今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国家画院有如此深的功力和底气，正因为其非凡的出身。现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说：“它起步就是个大师集团，就像老子他生出来就是一个智者，生出来就是个大师，所以这个中国画研究院它的出身太好了。”^[1]跟随中国国家画院成立30周年摄制的纪录片《水墨年轮》，我们追溯这些珍贵的老影像背后隐藏的故事：

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那场浩劫中，大批的画家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冲击。中国传统美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中国美术界也遇到了一

[1] 引自《水墨年轮》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国国家画院联合摄制。



左：1977年12月，文化部决定成立中国画创作组的报告

右：中国画创作组组长华君武，副组长丁井文

[以上图片引自《水墨年轮》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国国家画院联合摄制]

位特别的保护人，他就是一直苦撑危局的周恩来。从1972年开始，周恩来以外交部需要国画为理由，在北京的几大宾馆设立专门的房间，把各地受困的画家集中起来作画。也许是特殊年代的遭遇，原本分散的画家们在这里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正是这次的聚合，为今天的中国国家画院埋下了最早的种子。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党和国家决定修建永久性的纪念建筑——毛主席纪念堂。毛主席纪念堂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而在新中国美术的史册上，这座殿堂也是一个特别的路标。为此临时组建了毛主席纪念堂创作组，一批著名画家在此相遇。更重要的是，这个临时的创作小组却引起了大家更为长远的打算。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郭怡棕：“纪念堂呢，是单独组织了一批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画创作。但是大家在一起以后，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别散了。”李可染夫人邹佩珠：“把一些人力组织起来，有意识地画一些画的话，对我们整个文化的发展，是很有利的。”此时，中国社会的各项事业都处在复苏中。1977年12月，文化部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美术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画创作组。组长华君武，副组长丁井文。

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运动，被剥夺了10年光阴的老画家们，重新获得了创作自由，爆发出少有的创作激情。为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老画家们重执画笔，倾尽毕生之心血，尽情创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力量，为了国家的需要而作画，延续绵延千年的传统血脉。当年，画家们的很多画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用途，就是为国家换取宝贵的外汇。当任务布置下来，没有人会提出异议或讲任何条件。创作组虽然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对未来中国画的发展却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创作组的开端，仍然为后人所牢记和缅怀。杨晓阳：“美术创作组一组成的时候，就调集了全国最好的画家，

大概有不到 40 位。由于是国家行为，它一组成就是一个大师集团。”原中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这么些德高望重的、见过世面的、有艺术经验的，跟着时代一块前进，方方面面都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仅仅看当时创作组的名单，我们就能知道什么叫“大家集团”。黄永玉、李苦禅、吴作人、吴冠中、蒋兆和、叶浅予、许麟庐、刘勃舒、彦涵、崔子范、何海霞、李可染、黄胄、俞致贞、娄师白等等。每个人都是国画界的翘楚，他们的作品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留给全世界的。

1977 年底，这个由绘画大师组成的“大家集团”，被特意安排进驻到了友谊宾馆内的南工字楼。尽管友谊宾馆的条件十分优越，但为了给画家提供一个更适合作画的环境，1979 年 6 月 1 日，中国画创作组迁往颐和园中的一个小岛。岛上的庭院被叫做藻鉴堂。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李延声：“它是一个岛，就是正对着那个佛香阁吧，南面，湖中间。”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张立柱：“藻鉴堂是一个民国时期的一个建筑，它不像颐和园的其他建筑，那种宫廷式的，它是一个半洋式的两层楼。”河南省文联主席马国强：“这个小岛呢，风景非常好，当时的画家都以非常愉悦的心情在这里搞创作。”

1981 年的 11 月 1 日，是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成立的日子。中国画研究院的第一任名誉院长李可染在成立大会上发言：“中国画研究院在国务院文化部的倡导（下）创建，在中国画创作组的原有基础上，经过几年的扩张工作的努力，终于在今天成立了。”会议开得并不长，却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文化的盛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声号角。^[1]

从 1979 年 6 月 1 日到 1984 年 6 月 25 日，中国画创作组和成立后的中国画

[1] 引自《水墨年轮》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中国国家画院联合摄制。

研究院，在藻鉴堂前后住了5年零25天。时间长是一回事，更主要的是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大，中央领导也经常去，“藻鉴堂”这三个字，几乎成了中国画创作组和中国画研究院的代名词，当时的不少作品，作者只题“作于藻鉴堂”，而不是创作组或研究院。藻鉴堂是当时公认的中国画创作中心和顶级代表，藻鉴堂时期，则被认为是中国画研究院的黄金时期。^[1]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副院长郭怡孮在其《回忆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一文中写道：“创作组成立极为重要，是有特殊意义的。从此，出现了中国画的全面复兴。创作组是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画家的大交流、大聚会、大检阅，上百位画家集聚一堂。团结了全国的知名画家。创作组保存了一批精品力作。这些作品成为那个时期的代表。中国画创作组为中国画研究院创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比如组织上、思想上、工作上的准备。创作组的工作做得好，成绩非常明显，影响极大，中央才可能更为重视，才可能成立中国画研究院。现在看来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的成立，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划时代的，应该说是中国美术界、中国画复兴的一声春雷。”^[2]

1979年6月，中国画创作组刚搬到藻鉴堂后，首批受邀到创作组作画的书画家有广东的黎雄才等。1979年年底至1980年年初，李国华受邀在北京颐和园藻鉴堂作画月余。在李国华的回忆中，这段被其称为“一生之雄”的经历，是他艺术历程的一个重要节点。现在看来，早在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藻鉴堂时期，他已经作为一位有造诣的画家而名列其中，有幸在那段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履历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那段有意义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1] 赵力忠：《遥想当年——从中国画创作组到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

[2] 郭怡孮：《回忆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



1978年9月，应国家文化部邀请赴大连棒槌岛作画，李国华（后排左二）与刘海粟（后排左六）、叶浅予（前排左四）、郑乃光（后排左五）等人合影于大连



1978年9月中秋，于大连棒槌岛宾馆。从左至右：李国华、黄安仁、何克敌、黄新波、余本

参与国家文化部组织的大型创作活动并非第一次。早在1978年，李国华已经受到国家文化部的首次邀请，与刘海粟、叶浅予、郑乃光等大家一起在大连棒槌岛作画约一个月。据李国华忆述，那次赴大连棒槌岛创作的人员名单是由时任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的华君武确定的。

李国华谈道：“东北叫‘人参’做‘棒槌’。由于‘文革’时华君武曾在棒槌岛避难，对棒槌岛怀有一份感恩之情。1978年9月，由华君武点名，文化部组织邀请了刘海粟、叶浅予、郑乃光、黄新波、余本、我等广东十来位画家赴大连棒槌岛宾馆作画，为当地创作一批棒槌岛风光的画作。这批人是当时广东实力最强的画家，有独立的写生创作，也有大家一起合作的大画，这些作品用于当地殿堂馆所的陈列布置。那时我还创作了丈六匹宣纸的大尺幅作品，描绘棒槌岛上的自然风光。我们当时入住的棒槌岛宾馆，是大连市的‘国宾馆’，一座座别墅式的。接待的食宿非常好，我们经常能吃到鲍鱼等海产。”

棒槌岛上景色秀丽，自然风光旖旎，人文景观天人合一，是入画的绝佳题材。画家们在此采风写生，海风习习，自然心情舒朗，沁人心脾。创作的热情随着笔下的灵动不断生发，从一幅幅写生稿的生动演绎，凝聚成棒槌岛风光的大型创作。

据李国华回忆，他们在棒槌岛作画期间，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儿媳邵华，还带着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专门来探访他们。李国华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我们与刘海粟、叶浅予等一起作画，那天大家都在，毛主席的儿媳邵华说广东的画家来了，要来探访我们，与我们合影留念。我记得那时毛新宇还很小，最后大家一起合影，拍了一张长的照片。”这次难得的会面，成了名人画家们留在棒槌岛上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棒槌岛是大连市东南角上一个棒槌形的小岛，三面环山，一面濒海，岛上岸崖陡峭，怪石嶙峋，海域开阔，海水清澈。宾馆依山傍海，环境清幽，花木繁茂。

棒槌岛的历史可追溯到数十年前。棒槌岛因“棒槌岛宾馆”而著称于世。棒槌岛宾馆最早叫东山宾馆，是新中国首批建成的国宾馆之一。它是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南京东郊宾馆和杭州西子宾馆一起被誉为“四大国宾馆”的老建筑群，历经 50 多年风雨洗礼后历久弥新。

在棒槌岛宾馆海岸山坡上开凿出的一块平面上，可以看到气势磅礴的毛泽东手书叶帅《远望》诗，大气风雅，蔚为壮观。而“棒槌岛”三个字也被拓大篆刻在海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成为如今棒槌岛的重要标志。“棒槌岛”雕刻石和毛主席手书《远望》的山体壁诗，使景色秀丽的棒槌岛宾馆弥漫着书卷墨香而增辉添彩，正是这一墨宝和诗篇将拥有棒槌岛的大连推介到五洲四海……为大连历史和文化书写了浓重的一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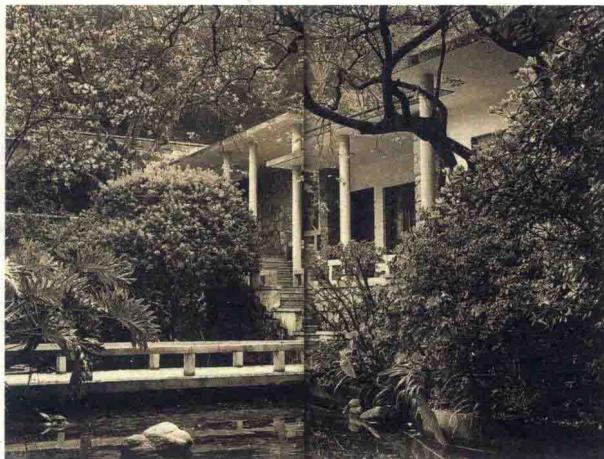
在这个充满伟人足迹的宾馆下榻，有幸在此与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儿媳邵华会见，与刘海粟、叶浅予、郑乃光等大家朝夕相处，一同写生欢聚，为棒槌岛绘制大型创作，段段往事虽已随时光流逝，却在艺海长流中不时掀起阵阵涟漪……它们是李国华艺术生涯中值得回味与追忆的片段。

另一件不得不提到的公共创作，是至今仍展示在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元首房的《黄山云》。

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这里曾是“广州的国宾馆”，著名建筑大师莫伯

[1] 卢真珍整理：《棒槌岛，留下多少伟人印记》，载《大连晚报》，2013 年 5 月 11 日。

广州白云山山庄旅舍



治先生的成名之作，这里是一个可以走近历史，品读文化的地方。“岭南的传奇，在这里发生、延续，成就着一段非凡的岁月。时至今日，在这里，我们依然觉得，随时都可以与伟人对话。”^[1] 山庄旅舍是令人陶醉的，山庄旅舍的文化足以让人流连。意想不到的是，李国华 1976 年为山庄旅舍作的山水画《黄山云》，至今仍然完好地悬挂在山庄旅舍一号元首房“天然居”的客厅正面。一次难得的机缘，2013 年 11 月 11 日，李国华与这幅山水画再度重逢，阔别 37 年，“探画之旅”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时值深秋，2013 年 11 月 11 日下午，秋风飒飒，李国华由子女陪同，前往广州白云山上幽静宁谧的山庄旅舍。不多时，车已停在山庄脚下，想到即将与自己 37 年前的作品久别重逢，90 岁高龄的李国华倍感欣喜，这个下午他看起来精神特别充沛。曾接待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山庄旅舍负责人悉心安排了这次探访之行，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于会议后专程赶回山庄来会面。先由山庄旅舍有关人员引领老画家及笔者一行徐徐参观，将关于山庄旅舍的故事娓娓道来：

山庄之规划始于 1962 年，选址在白云山，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岭南建筑大师莫伯治带领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这座带着浓郁现代岭南建筑特色的山庄，与白云山相映成趣，入内亦步亦景，表现为“堂横庑列，阑楯周接，花映木承”的格局，建筑轮廓丰富，庭园间更是兼具层次错落。如此，便成为无可替代的“岭南奇舍”。^[2]

白云山山庄旅舍依山而建，李国华由儿女搀扶顺势而行，依山而上，随步处处有景，时时有花，一株近 50 年的含笑，静静守候在入门的必经之路。含

[1] 曾敏儿：《岭南奇舍：一座山庄的岁月传奇》，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13 年 7 月第 1 版，封面。

[2] 曾敏儿：《岭南奇舍：一座山庄的岁月传奇》，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36 页。